

“GoingDown”不能做商标?

法院:在具体情境下有低俗暗示

南京一医疗科技公司二审输官司

《现代快报》顾元森

江苏南京一家医疗科技公司2017年3月申请英文“GoingDown”商标。但是,由于这个英文的发音与汉语“够淫荡”读音近似,导致商标申请一波三折。记者获悉,近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撤销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商标申请人南京达群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达群公司”)的诉讼请求。

“GoingDown”不能做商标? 达群公司状告国家工商总局

记者了解到,这个“GoingDown”商标是由达群公司在2017年3月20日向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提起申请的,使用在第10类商品上,包括:阴道冲洗器;可生物降解的骨固定植入物;假牙;牙科设备和仪器;避孕套;非化学避孕用具;性爱娃娃;人造外科移植体;电动牙科设备;医疗器械和仪器等商品。

2017年底,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出具了商标驳回通知书,理由是“Goingdown”的读音与“够淫荡”近似,使用在指定商品上易产生不良影响,不得作为商标使用。

达群公司不甘心,遂提起复审,但复审结果同样是驳回申请。为此,达群公司状告国家工商总局。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受理了该案,并于2018年11月作出一审判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商标“GoingDown”为常用词汇,本身并无不良含义,相关公众一般也

不会将其认读为“够淫荡”。因此诉争商标使用在指定商品上并无不良影响,而被告对此的认定有误。

为此,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判决:撤销被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商评字[2018]第155733号关于第23218651号“GoingDown”商标驳回复审决定;被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就原告达群公司针对第23218651号“GoingDown”商标所提出的驳回复审申请重新作出决定。

北京市高院: “GoingDown”做商标 有不良影响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判决后,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判决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据了解,该案一审被告是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该案二审的上诉人变为国家知识产权局,这是因为中央机

构改革后,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的相关职责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统一行使。

北京市高院于2019年2月受理该案。此次,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上诉请求是撤销一审判决,主要上诉理由为:诉争商标构成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所指情形,原审判决认定错误。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其他不良影响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商标标志或者其构成要素可能对我国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影响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属于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其他不良影响”。

今年5月10日,北京市高院作出判决,认为诉争商标已构成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所规定情形,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上诉理由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因此撤销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的判决;驳回南京达群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北京市高院认为,虽然“Going-Down”直译具有“下降、下沉”的含义,但结合其指定使用的商品在具体情境下存在不文明含义。北京市高院还指出,商标除了指示商品来源、承载企业商誉之外,还负载着一定的价值传扬和文化传播功能,“GoingDown”商标“指定使用在‘阴道冲洗器、避孕套、非化学避孕用具、性爱娃娃’等商品上,其在公共领域中的实际接触者和影响力范围存在广泛性和不确定性,商标所体现的文化格调和价值内涵能够通过其使用被广泛传播。申请人通过商标标志的低俗暗示打擦边球,制造营销噱头,吸引公众关注的行为本身也容易对公共秩序、营商文化、社会道德风尚产生不良影响。”

因此,北京市高院撤销了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判决。

夫妻分饰多角,把“仙人跳”搬到网上

骗子很谨慎,连“合作伙伴”也不知他做啥

《人民公安报》彭栋 段吉雄 朱晓慧

夫妻二人通过购买多个QQ号和微信号等,虚构色情服务项目,在网上大肆发布。一旦有人上钩,他们便把被害人一步步引入设置好的圈套里,收取费用,诈骗作案范围涉及鄂豫苏浙等地,诈骗金额高达50余万元。

近日,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东岳分局成功打掉一个虚构色情服务的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扣押作案手机50部、刷卡机10台、银行卡12张。



网上招嫖,付钱后被拉黑

小李在某公司打工,今年2月8日晚,因为单位宿舍没有无线网络,小李就想找家宾馆玩游戏。他通过QQ查找附近宾馆信息时,发现一位“美女”,便添加对方为好友。还没聊几句,对方就发来可以提供“特殊服务”的信息。面对诱惑,小李选择了400元的服务项目,还按照对方的要求在某宾馆开好房间等待“美女”的到来。

等待的过程中,小李添加了“美女”为微信好友。“美女”朋友圈里的照片果然十分靓丽,小李更加心猿意马,迫不及待地转给对方400元。谁知“美女”拒绝接收,然后将其拉入一个微信群里,并要求小李将钱以红包的方式发到群中,小李几乎没有犹豫言照做。

之后,小李先后接到“经理”“小妹”“司机”等人的电话,分别以人身保险、健康保证金、服装费等为由索要钱财。小李以发红包、银行转账等方式,先后7次转账共计2.33万元。当“经理”再次打来电话索要2万元会员

费时,小李提出了退钱的要求,对方称次日就会将钱返还。第二天一早,小李拨打对方电话,发现已经拨不通了,微信也被拉入黑名单,这才意识到被骗,立即报警。

嫌疑人反侦查意识极强

接到报警后,十堰市公安局东岳分局刑侦大队民警详细询问被害人,推断小李遭遇了网络诈骗,立即向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汇报,启动拦截程序。但由于相隔时间过长,对方早把骗来的钱分流到多个账户后提走了。

东岳分局刑侦大队对该案立案侦查。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很强,在自动取款机上取款时都是层层伪装,只留一双眼睛。但办案民警没有气馁,继续在海量的视频中寻找蛛丝马迹,终于采集到了取款人露脸的视频资料,是名女性。通过仔细甄别和调查走访,民警查明取款人为王某。

4月18日,专案组民警在天门市将王某及其丈夫黄某抓获。在二人的家中,民警现场搜出大量手机、刷卡机和银行卡。

在事实面前,黄某和王某对自己以网络招嫖的形式进行诈骗的事实供认不讳。

半年实施诈骗数百起

据悉,黄某几年前也曾吃过电信网络诈骗的亏,被骗了几千元。然而,黄某并没有像别人一样吃一堑长一智,而是琢磨起诈骗的套路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黄某发现电信网络诈骗来钱快,于是,从2018年8月开始,黄某与妻子王某二人从网上购买了大量的QQ号、微信号和银行卡,开始行骗。

黄某先是将购买的QQ号资料全部改成女性,并上传很多美女的照片,在网上推广之后静等猎物上钩。当有人发来信息后,黄某先是和对方谈好价格,并要求把开好的宾馆定位、地址、房卡照片和手机号码发来,然后黄某便会选择一个地方,假称自己已到达目的地,要求对方加微信群,把服务费以红包的形式发到群里。做完这一切之后,王某现身了,她先是伪装成前台客服,让被害人发数额不等的保证金。而后,

黄某以经理的身份索要健康费。一般情况下,被害人此时都能够察觉中了圈套,会要求退款。此时,黄某便会以各种借口推辞,承诺第二天会退款。接着,夫妻二人就会把对方拉入黑名单。而对于一些防范意识不强的被害人,黄某和王某会不停地变换身份进行诈骗,直到骗完对方身上的每一分钱。

骗来钱财后,黄某把钱转到从网上或从他人手上购买的银行卡里,然后让王某或者自己认识的姚某去取现金,并按照3%的提成支付给姚某佣金。

靠着这一套诈骗流程,半年时间里,黄某夫妇成功实施违法犯罪数百起,诈骗金额高达50余万元。

“不知道他做什么生意”

黄某平时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除非特殊情况,他一般不向别人说起自己在做什么生意,即使是“合作伙伴”姚某,他也不走漏半点风声。“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生意,反正感觉来钱很快,每隔几天都有钱款入账。”姚某交代。

即便偶尔去自动取款机上取钱,黄某也是把自己伪装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他也这样嘱咐妻子。今年3月,黄某怕事情败露,便给李某打电话,称可以退回他一部分资金,但条件是李某到公安机关撤案。之后,黄某亲自去银行里给李某转账9000元。让他没料到的是,就是这一次转账,让他暴露了行踪。

目前,犯罪嫌疑人黄某、王某、姚某等已被刑事拘留。